白露

何志平

公曆每年的九月七日或八日是白露節氣，太陽正值處於黃經一六五度。《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說：「八月節，秋屬金，金色白，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白露表示氣溫下降快、濕度尚大、多露水、且陰氣漸重，露水亦開始結霜。我國古代將白露分爲三候：「一候鴻雁來，二候玄鳥歸，三候群鳥養羞。」就是說鴻雁與燕子等候鳥南飛避寒，百鳥亦開始儲備食物以過冬，因此白露實際上就是天氣轉涼的象徵。

露是由於溫度降低，水氣在地面或近地物體上凝結而成的水珠。這時，人們就會明顯地感受到炎熱的夏天已過去，秋爽的天氣已經到來。白天的氣溫雖然可高達攝氏三十八度，但是夜晚之後，就可以下降到二十幾度，溫差可以是相差十幾度之多。如果空氣降低到攝氏零度左右，透明的露水凝結爲固體，一粒粒硬硬的，那就是霜了；只有當溫度大約到了攝氏四、五度的時候，露水還未變霜，表面卻隱約有一層白色薄膜，露珠的中心還是水份，這個時候的露水，便叫做「白露」。要成就「白露」，溫度要掌握很精準，再冷一點，便成了「霜」；熱些呢，則只是露水，成不了「白露」。

白露是收穫的季節，也是播種的季節。富饒遼闊的東北平原開始收穫穀子，大豆和高粱，華北地區秋收作物成熟，大江南北的棉花正在吐絮，進入全面分批採收的季節。農民最怕「白露」日起風，農諺有「白露日東北風，十個鈴子九個膿；白露日西北風，十個鈴子九個空」。鈴子，即錦桃。颳了風，桃子的收成便不好。農家又怕「白露」日下雨，俗諺說「白露日落雨，到一處壞一處」，農民說白露日下雨，蔬菜會變苦，稻子會生蟲蛀空，影響收成。不過，如果「白露」這一天有霧的話，則稻子容易結實，就會有好收成。總之，對於農民來說，「白露」這一天天氣晴朗便再好不過了。在這些諺語中，看出農民對「白露」的重視。

家裡有種桂花的人家，相信一定會很歡迎「白露」到來。因爲「白露」一到，也是桂花飄香之時，桂花獨特的清香，往往能使人精神一振。秋天也是很多果實成熟之時，這個時候的柿子、水梨和白筍等，都是當造之時，美味又鮮嫩，這個時候吃最爲合時。

白露是一個非常詩情畫意的詞語。文學上，有不少篇章是描寫「白露」的，杜甫便有一詩叫做《白露》——「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啼。圃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幾看魚樂，迴鞭急鳥棲。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這首詩描寫秋天的意境，以葉上的白露清晨時份散於馬蹄下開始，至看見秋天的豐實美境，擔心幽徑蹊路過多收結。杜甫筆下的秋天，意境清涼淒美。

《詩經．蒹葭》亦有以白露爲題材的愛情詩：「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整首詩藉着蘆葦與白露起興，勾勒出一幅朦朧的意境，反襯出主人公那種癡迷的心情，使整個詩篇蒙上了一片迷惘與感傷的情調。

白露節有「太陰旦」，與中秋節同爲農曆八月十五（有說中秋節是源於太陰旦），相傳嫦娥吃下仙丹，突然身輕如燕，飄飄然向月宮騰空飛去，被后羿發現，以箭射嫦娥，嫦娥以進入廣寒宮，於是成了月神，稱爲「明月之神」或「太陰娘娘」。太陰旦翌日，就是「齊天大聖旦」，在香港秀茂坪有重大的節慶活動。秀茂坪大聖廟會在區內擇一空地，酬神演戲作爲慶祝，大聖更會降乩於乩童來接受祝賀。乩童會以滾油抹面，上刀梯和走火炭以示聖靈附身。據說大聖走過的炭塊有鎮宅之用，不少善信都排隊進場領取炭塊以保家宅平安。另外，廟內亦供奉着達摩、八戒、周公、桃花女等神靈，並每逢初一、十五，都會應善信要求，通過「出乩」來給善信指引。

白露節氣已是眞正的涼爽季節的開始，很多人在調養身體時一味地強調海鮮肉類等營養品的進補，而忽略了季節性的易發病，特別是呼吸系統有毛病的人在飲食調節上更要愼重，平時應少吃或不吃魚蝦海腥、生冷炙燴醃菜、辛辣酸鹹甘肥的食物。此節氣的另一養生重點是要注意夜晚不要着涼，並加強鍛鍊身體，積極預防過敏性疾病的發生。最後，在這個節氣裡，你可以看到應景的月餅紛紛上市，甜的、鹹的，各種口味任君挑選，但切記多吃是會壞肚皮的。

《大公報》歷史上的「號外報」

王鵬

中國報紙有「號外報」，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始。何謂報紙的「號外報」？《辭海》是這樣解釋的：「定期出版的報刊在前一期已經出版，後一期尚未出版的一段時間內，對發生的重大新聞和特殊事件，為迅速及時地向讀者報道而臨時編印發行的報刊，因不列入原有的編號，故名。」據史料記載，中國報紙的「號外報」，始於上海《申報》在一八八四年八月間出版的「號外報」。

《大公報》自一九〇二年六月一七日創刊於天津，目前與之薪火相傳的香港《大公報》仍在出版。在一百零六年的歷史上，《大公報》到底出版過多少「號外報」，恐怕誰也說不清，也很難統計得清楚。

最近，筆者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報刊閱覽室翻閱各個歷史時期的《大公報》，找到十幾份「號外報」，十分珍貴。這十幾份「號外報」，絕不是《大公報》出版的「號外報」的全部，僅是小小一部分吧。

《大公報》的歷史分爲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即英斂之時代（一九〇二年六月至一九一六年九月）；第二階段：即王郅隆時代（一九一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三階段：即新記《大公報》時代（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由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王芸生先後主持，相繼有天津、上海、漢口、重慶、香港、桂林《大公報》；第四階段，即新中國成立（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今，先後出版上海、北京《大公報》及香港《大公報》；天津《大公報》停刊後，還以《進步日報》的名義，出版過幾年。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大公報》，都出版過「號外報」。按照上述《大公報》的四個階段，筆者分別記述所看到的「號外報」。

在英斂之時代的《大公報》，筆者只找到一份「號外報」，是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二日出版的。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成立；五月七日，護國軍政府設立軍務部，宣布黎元洪爲民國大總統，與北洋軍閥相抗衡，繼續討袁戰爭。五月十二日《大公報》出版的「號外報」，標題爲《袁世凱威靈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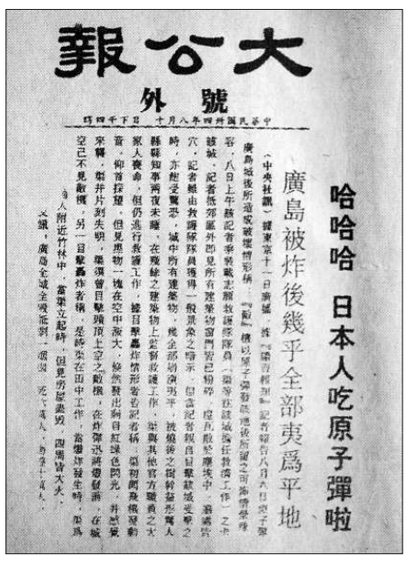
在王郅隆時代的《大公報》，筆者也只找到一份「號外報」，是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出版的「號外報」，其標題《討逆之師起矣》，報道了段祺瑞在天津馬廠誓師，反對張勳復辟。

在新記《大公報》時代，筆者匆匆翻閱，找到六份「號外報」。第一份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版的「號外報」，其標題《北平第二次大示威運動》。主要記述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大中小學生聯合抗日救亡遊行請願之後，十二月十七日北平學生再次舉行規模更大的示威遊行，遭到了軍警的包圍，有的學生被打得頭破血流，無罪拘捕。這份「號外報」的出版，是對愛國學生遊行的有力支持。第二份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出版的「號外報」，其標題爲《哈哈哈 日本人吃原子彈啦》，副標題爲《廣島被炸後幾乎全部夷爲平地》，報道美軍向日本廣島投擲原子彈，預示着日軍的徹底失敗。第三份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的「號外報」，其標題是《蔣總統昨宣布引退，李副總統代行職權》，副標題《總統專機離南京昨飛抵杭州》。一九四九年一月二一日，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以「因故不能視事」爲名，宣布引退；李宗仁接受「代理」總統。二十二日，李宗仁發表文告，宣布就職，並表示願意與中共開始和平談判。第四份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出版的「號外報」，其標題《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宣布，改編平郊國民黨軍方案》。第五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出版的「號外報」，其標題《華北完全解放》。自一九四九年一月，平津解放後，國民黨軍隊在華北不斷潰散，至五月七日華北完全解放，爲全國的解放打下基礎。第六份是《大公報》天津版自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停刊後，津館同人以《進步日報》之名出版的「號外報」（一九四九年九月二九日出版），其標題爲《毛主席朱總司令覆電陶峙岳包爾漢，勉和現正準備出關的解放軍合作，實行新制度，爲建設新新疆而奮鬥》。

人民新中國成立至今，祖國內地和香港的《大公報》出版了許多「號外報」，尤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香港《大公報》，更是遇有重大事件，均有「號外報」出版。筆者只舉六例《大公報》出版的「號外報」，分述如次。第一份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出版的「號外報」，標題是《中國中央航空公司四千員工光榮起義，宣布脫離國民黨反動派，八十餘架飛機轉爲人民所有》。第二份是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出版的「號外報」，標題《香港澳門以無比歡欣心情，慶祝第一屆國慶節》。第三、四、五、六份都是香港《大公報》爲慶祝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祖國而出版的「號外報」，爲彩色膠印紙印刷，精美奪目。

往事鈎沉

大公報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號外報」


大公報
號外
哈哈哈 日本人吃原子彈啦
廣島被炸後幾乎全部夷爲平地

新疆交河故城

（攝影）丁建

俗路通向高雅

陳志宏

台灣女作家席慕蓉一直念念不忘一個外國友人，在很多場合，在不少作品裡，都提及過他。

此人是一位瑞士畫家，大家都管他叫「阿克賽」。與他相識，是一九六七年的夏天，那時，席慕蓉才二十剛出頭，是一位風華正茂的年輕女畫家。

阿克賽出生於南斯拉夫，從小喜歡繪畫與雕刻，而立之年，已是當地有名的藝術家了。之後，他移居瑞士溫特吐城，因一手精湛的雕刻技藝，聞名遐邇。他的雕刻藝術帶有金屬焊接的特質，粗獷豪放，流暢自然，極具人文風格。

席慕蓉在溫特吐城開畫展時，阿克賽親臨觀摩。這位年逾五旬的長者，十分欣賞她的畫作，在當地報章發表熱情洋溢的文章推介，並熱情邀請席慕蓉到他家坐而論「畫」。

在阿克賽家中，席慕蓉見識了他的代表作《小丑的夢》，頓時有強電來襲的感覺，彷彿周身被瀰漫於作品中藝術的顆粒擊中，有着幸福的疼痛。這是一個能和正常人等量齊觀的雕像，那個小丑單腳騎在一輛獨輪車上，另外一隻腳微微身後抬起。爲了保持平衡，小丑上身向前傾，而頭卻拚命地向後仰，像在趕路，又像是在追尋着什麼。這個小丑臉上帶着祥和與歡喜的色彩，微閉着眼睛，彷彿做着一個悠長悠長的夢……

強烈的藝術震撼，讓席慕蓉久久地在雕像前佇立。見異國的女畫家如此沉迷於自己的作品中，阿克賽說：「你不覺得我們有時候和這個小丑也沒有什麼分別嗎？」這話，讓席慕蓉半天沒回味過來。

席慕蓉由此感覺到他在某些方面的不自信，正想安慰幾句的時候，阿克賽把她領到了工作室的另一角，掀開一塊巨大的帆布，那裡，是他替人雕刻的墓碑。他說：「雕刻作品並不足以養活全家，我眞正賴以生存的工作還是爲人雕刻墓碑。一個藝術家能以自己的作品換來便宜的幸福快樂，已經是很難得的事了。」

那時，席慕蓉還只是一個在藝術上剛剛起步的年輕人，阿克賽那驚人的一掀，讓她看到了藝術的殘酷，看到了高雅藝術背後的庸俗與無奈。那一刻，她明白了，一個藝術家可以，也必須同時面對兩種世界：庸俗與高雅。

類似阿克賽的遭遇，在我國古代也十分普遍，一些文人雅士，在堅持自己的文藝創作的同時，也有替人寫碑文的俗舉。韓愈、白居易、顏眞卿等著名的大家，都曾寫過碑文，目的只有一個，收取潤筆費。當代作家賈平凹，也在自家屋牆上貼有一則「潤格告示」，公開自己書畫作品的收費標準。

大俗大雅，這詞兒讀起來，讓人能聞出其中的人間煙火味，給人予溫馨快慰的舒心感覺。我一向不太喜歡諸如梵．高、曹雪芹等人的作法，他們痴情到不顧及自己生命的程度，在藝術道路上悲愴地奮爭——已然成爲歷史煙塵中的絕響。那種窮極而作的高寒之境，並不是人要過的生活，更不應該成爲後代所有藝術家孜孜以求的標杆。

人先得活着，好好地活着，才會有希望，才會有看得見的、料想不到的美好未來。

在通往藝術的道路上，有一條俗路——爲自己及自己愛的人去掙錢，我們不能不踏足無間，不可不行，它有時正是通向高雅藝術殿堂的最佳的路徑。不要跟金錢過不去，不要和生活作對，就像阿克賽那樣，用自己的俗世之舉，養活自己和家人，然後，再以自己的藝術，去征服世界。

對於藝術家而言，無憂地生存，藝術地生活，有時比那些驚世駭俗的藝術作品，更能收穫散落於日子裡的感動，以及隱藏於生活中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和「窮人」比「富」

汪金友

最近我發現了一個生活的「絕招」，那就是和比自己窮的人比「富」。結果不僅感到了滿足，也找到了快樂。

其一，和沒有固定工作的人比工作。一次下鄉，在一個鎮政府的食堂吃飯。桌子上擺滿了大魚大肉，鎮上的官員一再勸我們多吃多喝。但這時我卻突然發現，食堂裡那個做飯的，竟然是我們初中的同班同學。於是我喊他一塊來坐，可他說什麼也不肯，顯然是沒有這個習慣。他把做好的飯菜端上來以後，就趕緊轉身走了。而且一直到我離開，再也沒有露面。這個同學不僅學習成績比我優秀，而且處事爲人非常得體。所以一直是他當班長，我當副班長。當時我曾經預言，他將來一定是「當官的料」。可萬萬沒有想到，陰錯陽差，多年之後，我在縣裡當了公務員，他卻成了鎮政府食堂的農民工。所以每當想起他的時候，我就產生一種優越感，覺得自己的一生實在榮幸。

其二，和收入低的人比收入。不少人都抱怨自己收入低，其實隨便往周圍看一下，就會發現很多比自己收入更低的人。前幾天碰到一個老鄰居，剛搬到一起住的時候，他在商業部門工作，我在政府機關工作，他的月工資是三十六元，我的月工資是三十五元。沒想到，現在我的月工資漲到二千九百元，而他卻只有一千二百元，還不到我的一半。由此我發現一個可以使人滿足和快樂的「心理療法」，如果你有獎金，就和沒有獎金的人比；如果你是財政開支，就和不是財政開支的人比；如果你的工資能夠按時發放，就和不能按時發放的人比；如果你一個月收入兩千元，就和收入一千元的人比。這樣你就不會感到苦惱和委屈了。

其三，和沒有買房的人比買房。兩年前，我給兒子在城裡買了一套期房，六千元一平米。當時覺得非常貴，所以只能要一套小兩居，而且還得當「房奴」。半年以後，我去看建設進度，遇到一個新的買房戶，我問她：「你買這房子多少錢一平米？」她說：「八千元。」我一聽，甭提心裡多高興。一平米漲了二千元，我家那八十平米，不等於「淨賺」了十六萬元嗎？以後每當碰到那個城市的人，我就會問：「你家買房了嗎？現在住多大的房子？」倘若對方說「買不起房，一家幾口仍然住四五十平米的舊居裡」時，我就感到莫名的滿足。

其四，和沒有買車的人比買車。我不會開車，也沒有買車，但我能感覺出那些有車人的神氣。開着車上班下班，圖的不僅是方便，更重要的是氣派。在大街上，經常看到一些開車人，故意把車停在人多的地方，然後搖開車窗，或者一條腿站在車外，一條腿掛在車內，和對面來的另一個開車人聊天。他們的標準動作，是在下車以後，關上車門，走開三五步，再按電子鎖開關。那感覺，就像一個富翁站在一堆窮人之間，當然，最愜意的，還是那些有車的女人。漂亮的車子，入時的裝束，在大街上緩緩行駛。遇到熟人，或輕輕按一聲喇叭，或者按下車窗打個招呼，眞是「爽極了」。所以我猜想，有車就有自信心。

我的一個朋友，曾講過這樣一段話：「往前看，很多能力不如我、付出不如我、貢獻不如我的人，錢卻比我多，官卻比我大，我很羨慕；往後看，很多能力超過我、付出超過我、貢獻超過我的人，錢卻比我少，官卻比我小，我很榮幸。」當你沒有能力改變現實的時候，你就只能接受現實。「幸運」總是降臨在少數人的頭上，每個感到「不幸」的人，只能從比自己更「不幸」的人身上，找到安慰和快樂。

晚景

劉荒田

有三四年了，我常常遇到他。他總是牽着一隻西施犬，在林蔭下走過。今天上午，我開車回家，停下車子，踏上人行道，一抬頭，他和他的愛犬在眼前。不敷衍說不過去。於是，我趨近，伸出冷冷的右手：「傑克，你好！」他把繩子換到左手，伸出右手來。兩隻皺紋豐富的手聊備一格地握了握。「看，你退休後日子多好！每天和心愛的狗兒逛，逛完就睡覺，喝咖啡……」

我一邊客套地說奉承話，一邊打量他。這位長相有點像飾演過〇〇七占士邦的漢納利的老人，亞美尼亞移民，在州工務局幹了三十年，離開前官拜「領班」。

他小聲喝斥不安分的小狗，站定，修飾得極漂亮的小鬍子抖了抖，嘴角蹦出一句：「好什麼好，退休悶死人！你看到了，我只有這個伴。」我驚訝地看着他：保養得眞到家，一頭銀髮沒一根雜毛，像雪山的高峰。肚皮倒是觸目地隆起了，上一次，造山運動沒那麼壯觀。即使他提到「伴」，我也不敢問及他的「另一半」。「身體這麼棒，去旅遊嘛！」「哈哈，是啊，我去的，南三藩市、市場街，金門大橋那邊的『傻傻旅途』……」呵，他的活動半徑只有幾英里。「回過老家沒？」「回去幹嗎？親人早死光了。」我無言以對。「我呀，只能愛家裡那張床。」他使勁扯扯繩子，小狗跑過來，他趁勢揚了揚手，和我告別。我曉得，從一開始，彼此都是勉爲其難地客套着。

我遠遠看着，白髮、白鬍子和白狗，緩緩融進草地裡的白色金線菊叢。忽然想起二十年前的肥皂劇《奇幻人間》：律師樓的某中年職員，年年月月坐火車上班，他恨死了枯燥的工作，卻不敢辭職。在車上，他屢屢夢見一個叫「慰樂畢」的迷人小鎮。鎮民向他招手，他十分動心，但拒絕了。

有一次，他鬱鬱不樂坐在車上，再度經過這個桃花源般的小鎮，終於決然地下車。次日，報上刊載：有人跳車，被輾死。運屍體的靈車，來自「慰樂畢」殯儀館。「慰樂畢」，是退休的人生，還是靈車？我答不出。

古陵防盜

季旭東

我國廣袤的土地上有着無數的古墳塚，其中能稱陵者絕大多數都是帝王們的，號爲陵寢。古代帝王們不但生前權極一時，享盡人間榮華富貴，還夢想死後也能在陰間爲帝爲王，因此他們全都爲自己或由其繼任的子嗣爲自己建造了規模宏大陵寢，並以無數的金銀財寶陪葬於墓內。由於這大量財寶的堆積，使得帝王們十分懼怕陵墓被盜，因而在防盜陵方面很是下了一番工夫。

帝王們防盜陵的第一招便是在陵的結構上下工夫，他們的陵無一不是修建得非常堅固的。像明清皇陵均築有以糯米汁和石灰漿抹縫，用條石砌就的金剛牆（墓的外牆）；在墓道中還設置了重重厚達三寸以上的石門，並以條石抵死。更絕的是有些陵還在金剛牆外塡以流沙層，由於流沙鬆散，若一處被挖，則別處的沙會迅速湧過來，這無疑大大增加了盜掘的難度。

當帝王或其後人掌權時，他們還將陵寢附近劃爲禁區，以重兵守衛，並立法嚴懲擅入者，這是防盜陵的又一個重要舉措。例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附近就有明政府設立的孝陵衛，屯有精兵達五千六百之多，在《孝陵禁約碑》上刻有私人禁區「杖一百」，盜伐陵區林木「杖一百，徒三年」，「牆垣內樹木，敢有擅自砍伐者，正犯處死」等苛刑條款。明嘉靖年間還發生過南京守備徐鵬舉因有人私伐孝陵旁樹木而遭刑部參劾的事。

連嚇帶騙是帝王們防盜陵的又一個措施，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發毒咒，以最惡毒的語言詛咒敢於盜陵者不得好死，例如山東一處漢代蕃王陵的墓碑上就刻有「諸敢發我丘者，令絕毋戶後。」二是在陵中設置防盜機關，如弓弩、陷阱等。據說在發掘明神宗的定陵地宮時，曾發現了一枝搭在鋼索上的箭鏃。只可惜歷經三百多年的時光，箭已與弦（即鋼索）鏽在了一起，根本射不出；否則，一旦射出，洞穿數人當無問題。不過再惡毒的咒語，再兇險的機關也擋不住巨額財富對人們的誘惑，盜陵事件自古以來就沒斷過。

布置疑塚是較爲有效的防盜陵方法，其中最典型的一例便是三國時曹操設置的七十二塚。在曹操的棺椁出殯時是七十二支送葬隊同時奔向七十二塚的。這樣，直到今天，人們對曹的眞墳究竟在何處，仍是不得而知。有人甚至認爲那七十二塚可能全是假的，眞墳可能另葬於他處。

秘葬或許是古帝王們防盜陵的最爲有效方法。所謂秘葬，那就是不事張揚，悄悄入葬。在這方面，做得最典型的要算蒙元帝王們了。他們入葬時，是在下葬並蓋上土後，以群馬踏亂原先的地貌，再植草於其上，並牽來一頭帶子駱駝的母駝，當着母駝的面將小駝宰殺，也葬於此處。最後留下數百乃至千餘人看守。待翌年青草長出，墓地與周圍草原的地貌融合後，即將守墓人馬撤去。需要祭奠時，則以那頭母駝引路到墓地。一旦母駝死去，便再無人知道墓的確切位置了。因採用這種入葬方法，使得元代帝王們的陵寢至今竟無一處被發現。現存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陵也只是一座衣冠塚。

儘管古代帝王們爲防盜陵，在造陵及防盜上絞盡了腦汁，下足了工夫。但是盜陵事件仍層出不窮，防不勝防——挖地道潛入墓內偷盜者有之，利用時局混亂，明火執杖挖墓者亦有之。這當中最令世人瞠目的就是民國初年軍閥孫殿英盜乾隆及慈禧陵墓事件。當時孫以軍事演習爲名，將陵區封鎖，令工兵用炸藥把陵炸開，盡捲其中的陪葬寶物。孫殿英所部的這種行徑旋即在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孫後來是以所竊寶物上下打點，方才使此事不了了之的。

到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如衛星遙感、超星波定位、X線探測等，已然使得對古陵墓位置的測定變得易如反掌，即便是包括秘葬在內的那些目前尚未爲人發現的古陵，若不計成本，利用現代高科技手段，對大地進行全面探查，也是可以找到的。當然，現代人探尋古陵，更多的是爲了保護古文物。如在我國，儘管對秦始皇陵、唐高宗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已經定位，但因考慮到以現有技術難以對陵墓中的文物實施有效保護，故政府決定對它們暫不發掘。而一旦條件成熟，則開挖就是遲早的事了，當然這與盜陵是決不能同日而語的。即便如此，對於長眠於地下，不願爲後人打擾的古代帝王們來說，這恐怕是他們始料未及，並且也不願看到的。